

NOV 7 . 1945

號九九九八第
紙聞新類一第第誌報
號一九八第版八第

新資料

印國法開新國美 號出日七十二月十年五國九一
期四十六第字總

△目錄▽

- 新生日本的希望
- 如何待遇日本
- 日皇裕仁的可能繼承人
- 從貴陽到漢口
- 戰後德國巡禮
- 當代美國勞工組織
- 美國陸軍通信工程團
- 論當代美國詩壇
- 善後救濟總署工作檢討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當在檢府政國中地當由交負自須若稿本檢或等門款凡
。務議之設議定能由明註無明時明刊者；任備之應檢周

新生日本的希望

論日本自由主義的興起

美華教授 (Nathaniel Peffer) 作
譯自紐約時報週刊

依照投降的條件，日本已應允絕對從美國佔領當局的一切命令。現在發生了一個問題：所謂命令，是指這些命令呢？換句話說，我們所要加諸日本的，是一種何等樣的和平？我們將採取甚麼辦法，以保證日本不再成爲世界的危險，不致從戰敗中死灰復燃，像一九一九年以後的德國那樣，再度從事征服世界的狂妄舉動。

以實際辦事計畫而論，這就是說：我們要使那些僱傭集團的人成爲未來日本的統治階級，以及我們是否要用我們的權力幫助這些僱傭集團，而阻礙其他集團。具體說來：意思就是，我們最先要假手於那些僱傭集團的人，來佔領日本。

日本剛投降後在無線電廣播中發表的聲明，對我們在本文中要提出的問題是沒有關連的。那些是日本人發言的方式，是他們近年來養成的一種作聲而無所表示的習慣。他們能夠憑着忍耐心靈，但不憤恨。我們所必須害怕的，不是日本人的吶喊，而是他們的沉默——在沉默中計劃，從地地下不顧死活地對美國佔領軍發動攻擊。

天皇好壞將由他左右決定

保持天皇制度和君主政體，亦都是無關大體的事，即使天皇被推翻——審訊處處死——其僱傭集團的人們仍舊掌握政權，使日本像從前一樣地威脅世界和平。即使天皇照舊居住在東京禁衛森嚴

新聞 國際

九四七

的寫真，日本亦仍可成爲適合我們的國際集團之一員。天皇究將成爲何等角色，現在亦和從前一樣，要看那些包圍他的是何等樣人而定。這些是指他喜歡聽從或迫於國內局勢或美國佔領當局

的決定，而不得言聽計從的人。

我們決定贊助那幾個集團的人呢？我們將利用那一些人作工具，而對他們的行動表同意，或祇是不表示不同意呢？一切的事情全將取決於此點。日本的民衆將靜觀變化。他們已習慣於服從，自

會接受我們的命令，尤其是倘若我們所倚重的某些人，是衆望所歸的，正是他們一向服從的人。

這裏是佔領軍的一個幾乎無法抗拒的誘惑，亦是一個與誘惑同等嚴重的大危險。在接收日本政府時，我們是向着一個未知的境地前進。這與管治德國的情形完全不同。德國是歐洲化的，它所有的機關團體和社會用以表現自己的方式，縱使可惜，而與我們很相近似。它的傳統，縱使不合，仍是我們所聽了解的。無論從政治方面，社會方面，文化方面來看，日本完全是另一個世界。我們可以

以得到一些關於日本的皮毛及書本上的知識，但無法真正了解它。而且有一個最大的障礙，就是言

語不通。

倚賴日本舊領袖的誘惑

因此，在一開端時，我們就應該想倚賴那些說我們語言，懂我們風俗習慣的人，祇要舉出一件，就很明白了：我們當然要維持治安並恢復生產，最低限度要民衆們能夠謀得生活，俾我們心中減少一件憂慮。所以，我們很容易想倚重那些比較奔走名利，有現代知識，而熟悉世故的人——以前曾統治過日本的人；但除去軍閥們。把日本舊官僚領袖和金融界實業界的領袖們重新組織起來，當然是一種最容易的辦法。

此舉危險性與這個誘惑的程度是同等的。美國人老把日本軍閥與日本工商界的關係看得過於簡單，這實在是錯誤。我們老是把它們看作兩個截然不同的營壘，認爲前者是反動的，具有侵略性的；而後者則是進步的，開明的。其實何嘗如此？

我們以爲日本的大商業階級向來反對軍閥，這種假定，實在沒有多大事實上的根據。大商業階級比較來得小心些，對於外間世界比較明瞭些，亦比較知道日本的弱點在那裏。他們所用的手段，與軍閥不同；自然是不那麼愚魯，不那麼野蠻，但就他們所抱目的不同，則毫無根據。是的，他們不會那麼驟急剛愎地把日本的統治加諸整個遠東，但他們從未提供過甚麼保證，說他們準備放棄日本在整個遠東方面所取得的優越地位。

他們是否能夠這麼作，並且保持自己在日本社會中的地位權利，是一個疑問。他們是那傳統的日本封建階級的後期形式。過去五十年間，他們那個階級之中，多少與職業軍人分開了。但藕斷絲連，雖已分開，而仍保持着關係。他們與軍閥的關係，自然比日本民衆與

新聞資料啟事

(一)本處近以總處遷滬及工作人員陸續調往滬平粵漢諸地關係，滬處工作範圍逐漸緊縮。本處發行之總字新聞資料決定自下期(第六十五期，十一月三日出版)起改由上海本處編輯出版。至原有各寄戶仍照常供應，敬祈注意爲荷。

(二)全國各報社各雜誌社公鑒：

本處總處業已遷滬，各種出版品亦次第移滬上編行，本處前向貴社交換式訂閱之書報雜誌自十一月起統希改寄上海南京路口外灘沙遜大廈一一八號美國新聞處中文部收爲荷。

軍閥的關係更切得多。他們固然不再贊同軍閥們的野蠻的騎士精神，但與任何民主觀念同情民主的態度，相距仍甚遙遠。

在以前，他們是日本少數政治——具有現代化裝飾及我富強之現代工具的中古式少數政治——的一部分，他們所最關心的是：日本政治永遠保持少數政治，並保持現在的這種日本社會，以便自己可永遠是操縱日本政治的少數人。那剛則是民主的反面。在他們的聯想中，本黨中，在他們聰智的意見中，我們找不到一點民主的成分。他們或者未曾同情於日本的軍事征服政策，但他們對於日本迅速地取得優勝地位，亦同樣來會表示反對。

日本所以有侵略性

爲了維護他們的本身利益起見，他們必須使日本長佔優勝地位。在一個經濟上現代化及工業化的社會裏，他們必須擁有開發外國世界之權——如果他們不準備把自己的經濟特權與別個階級分而享之以提高那些階級的地位。假使採取一種辦法，則一定把民衆們的腦筋灌進危險的思想，以致危及他們自己的地位。

要產生一個可與美國的日本，這是不單是日本外交政策的問題。這單牽涉到日本內部的關係更大。整個民族的目的和精神都須改弦更張。它的內部結構，或至少是各種內部勢力的均衡關係，必須改變。

到目前爲止，日本一直是中古時代式的封建主義；它有武士的精神，和一套關於行動的規則，反映到現代時代，而獲得了二十世紀的權力。陸軍海軍可以抹去，天皇可以廢除，日本爲天之驕子的神話可以消滅，但日本仍舊保持其中古時代精神，而繼續成爲這複雜微妙互相關聯的現代社會機構中的危險性爆炸物。嚴格而論，日本必須經過社會改造。那少數特權人物對社會各種專業的絕對壟斷，必須予以打破。日本政治的基礎必須比現在廣泛，必須有新的思想進入日本人民的意識中，深深進入，並生根在那裏。

對日本要有安全，它必須與它的過去完全斷絕關係。在一個有七千五百萬人口的有固定秩序的國家裏，要與過去的一切斷絕關係，必非和緩而毫無破壞所可作到的，倘若有任何力量，縱使是藉口保持法律及秩序，出來阻止這破壞的程序，亦令世界有將來支付更大代價的危險。日本內部經過某種程度以內的擾亂，對日本的安全，對世界的安全，都是必不可少的。

除非是外界——或由美國佔領軍，或由任何別個勢力——予以甚麼阻止，我們可以確保這種破壞必然會臨到日本，使舊勢力無能爲也，或乾脆消滅。第一次世界大戰已鼓勵極大的瞭解，事後雖經抑制，但那種效果迄未撲除。軍事崩潰，必然使統治階級的威信完全掃地，人民受苦，自會令他們不願死活。

在美國，我們一向對日本人的自由主義擁有一種錯覺，美國人民在以前就認識了日本某幾個相當著名的職業的自由主義者，這些人乃是日本專門用來對外，尤其是欺哄美國人的一種工具。可是，在日本內部亦已有了真正自由主義，這是無可否認的；祇是尚在胚胎期而已。

自由主義在日本

自由主義在日本人民要求普遍——一個必需予以滿足的要求——時，曾經顯露過。在日本政黨政黨的創始——一個甚爲短暫的現象——時，它亦曾露頭過。後來它又在日本的健壯的勞工運動展開時露頭過。這勞工運動顯被政府的高壓手段所粉碎；但其生機或猶未絕。日本教育界的一部分人對日本的統治階級發出破壞性的批評，他們這種解放了的批評精神，亦充分表現出日本人的自由主義。一個智識階級已經起來了；它很勇敢地揭穿日本各種無稽神話的癡解見諸言論，並對那以軍

獨爲中心的寡頭政治之壓迫他們，表示憤慨。

我們找到能造成一個新日本——世界各國可與共處的日本——的核仁，就是在這種精神中，便是在這些弱小而受壓迫，但始終存在的集團中。在官僚階級的中級幹部——不是高級的——裏面，尚可覺得可用之人。在各大學中亦似有人在。在社會中層階級自由職業者和商人中間，亦還有人在。此外還有那些曾一度活躍於勞工運動中的人們。還有那些已經吸收了「危險思想」——從十九世紀的民主思想到二十世紀的過激主義——的人們——這些都是建設新日本的材料。

自由主義者將被擁護

我們應該重新申明：他們必然因日本此次的戰敗而被擁護，他們被擁護的程度必無由於以前統治階級——尤其是軍閥——的威信掃地，而愈爲加強。他們很可以成爲新日本的核仁；稱我們的心意，產生一個不需再加制裁的日本。

倘若我們祇站在一邊作旁觀者，新日本的基礎是可能建立起來的。倘若爲了早些恢復秩序起見，我們把財閥——大的商業、工業、金融集團——的地位恢復，使他們作戰後日本的核仁，那末，日本雖然或者帶着一些虛飾，將仍是舊的日本。

美國最健全的對日政策，就是在日本國內繼續守中立，讓新的集團自己產生出來；祇有當日本軍閥再度抬頭時，應加以干涉。倘若我們同意任何集團的行動，而予以道德上的支持，那就祇能支助一些能保證表現新精神和向新目標邁進的集團。而從開端時起，就應把日本財閥完全劃分在這些集團之外。

如何待遇日本

艾布理 (John F. Endree) 作
譯自紐約時報週刊

日本人對於軍事佔領重有什麼反應呢？這是美國軍官們在兩年多以前準備佔領日本時常常在腦筋中所最注意的問題，有些權威人士預料將有一陣自殺的狂潮，又有些人預料將有許多野蠻流氓到處攻擊我們的軍隊。同時還有些人預料如果我們進攻本土之前，日本就先行放棄抵抗，我們恐怕要非常驚奇，竟能發現一班大體上願和我們合作的人民。

據作者看起來，最後一種見解似乎最爲真確。從前，日本人曾經被打敗過。日本在現代雖然不會被別國真正地佔領過，在日本歷史上却有許多在內戰中打了敗仗的軍民黨派例子。最顯著的例子便是在一八七七年西鄉隆盛革命以後。

西鄉隆盛來自南方的薩摩(鹿兒島)，是一八六八年明治維新政府裏的一位脚色。他最初在這新政府中的成立之一就是組織了一枝嶄新的帝國軍。他也主張進攻朝鮮。但是被其他的同僚反對掉了，他們的理由是日本在解決對外問題，尤其是可使新政府陷入戰爭的對外問題以前，有許多內部問題須要解決。

西鄉因爲不能使自己與政府其他首腦的意見相符合所以毅然辭職回到薩摩地方的家裏，不久他竟率領一枝武士軍向中央政府進攻——却不是進攻日皇。

西鄉所曾經協助組織的新徵兵結果却將那由薩摩開來的勇敢而裝備不良的西鄉武士軍打敗。西鄉本人不是陣亡就是自殺了，但是大部分打敗了的軍隊和薩摩的人民都放下了他們的武器——這是一格重要的事實。

在珍珠港事變以前，一張專供日本國內放映的電影片中，戰爭的開端就是遠處西邊領台的兩次戰役的場面，其中有一段重要的情節是他們失敗以後的行為，據這影片，在最後一仗剛打完以後，有一羣青年齊集在一間屋子裏舉行儀式，作爲效忠於其失敗的領袖西鄉。在最後一刻時，那在自殺時做領袖的一位兒童的母親，忽然出來發表一篇令人感動的演說，大家當時都爲之淚下。他勸那青年放下他們的刀，忠於皇上，不必以自私的方式浪費他們的生命。他們當收斂驕傲的心情，繼續地生活着，務使在日本危難的時候協助增強國力。

這一幕的高音自然是潰敗以後與其徒然犧牲自己的性命，倒不如和弱勢力合作而驅逐天皇。東京政府依舊將薩摩收歸國家的版圖，將那革命分子正式地看作賊孽而被人引入歧途的愛國份子。並沒有打算「改組」薩摩灣或者報復它的人民。薩摩族打敗以後也完全放棄，復仇的念頭，並且竭力尋求達成重建國家的共同目標。

兩個重要的結論

從日本歷史上舉出的這個例子——還可以舉一些別的例子，像德川幕府在一八六七年前台以後的行為——引起了兩個重要的結論，這都是對於美國佔領軍具有相當重要性的結論。

第一是日本人在戰爭一經結束和失敗以後立刻變成馴良和守法的人，甚至和戰勝的一方合作。第二是依照日本的慣例戰勝的一方在戰敗者的首領已經投降時有一種職務不得對戰敗的羣衆圖謀報復。戰勝者只責備戰敗者的領袖們，而認爲一併跟從他們的人都是聽命而被人引入歧途的。

則觀塞班島，秋實島和琉球本島上日本平民的行為也使人得到同樣的結論。例如，在塞班島，一戰戰事結束和日本軍隊打了敗仗以後，原來散佈在邱陵地帶的平民又開始下山，由美國軍政府當局將他們收集在平民集中營裏。他們在那裏當着地方政府的關係分別組成大組和小組，照着營務，譬如烹飪和衛生之類。

不久，日本人民也來協助美軍，替島上的各軍事單位做工作。據島上美軍政府官員告記者稱，自從我軍佔領塞班島以後從來不曾聽見有日本平民或日本俘虜企圖怠工的舉。

基于這一切的證據，我們可以安然地下一個結論，說日本境內的日本人無論軍民大體上準會和佔領軍的軍政府合作。也許有一些例外，但是積極抵抗份子的人數是會隨着佔領政府的行政技巧而成正比例的。

在這一方面有一件重要的事就是日本廣播電台最近曾向人民宣布一開民族沒有自殺的權利，自從投降以後，廣播電台一直在勸人民對佔領軍避免採取兩非的行為。如果美國佔領軍當局不論日本政府對美官職是怎樣地錯誤只將那班人民當作支持他們的愛國份子，那麼類似「兩非」的行為「豈可減少」。

日本遭受盟軍轟炸以後，殘廢甚多，所以它渴望重新建設。它需要和平以便兒童們可以重新回到學校裏去讀書，並且能夠恢復家庭生活而帶有一點安全和穩定的意味。當然我們在日本的軍政府或者不會遭遇人民的反對，但是他們會請求供給糧米和大豆，醫治傷病並重開學校。麥克阿瑟總部似將爲狂熱的武士們請求援助的呼籲所包圍。

日本姑娘的安慰

根據上述種種原因於是引起一個問題就是：一個大的佔領軍是否比一個小的佔領軍更有效。一百萬美國人在日本或者會彼此互相牽累。他們需要食住，這就是要從美國運許多東西到日本去。而且爲着那龐大的「枝美國軍隊，我們必須供應日本人民藉以維持健康和防止那些足以危害美國與日人生命的傳染病。最後，依照通常的人性，我們的士兵會感嘆說，「這有許多友邦兩年來向日本姑

通常常願重來安撫他。如果日本願意合作使佔領變成和平的佔領，事實上有可能——只要一個小小的美國委員會就能一樣完成我們佔領的目的，比較一百萬的軍隊便宜得多。

這於是又引起我們佔領的目的真正是什麼的一個問題。依照波茨坦宣言可以歸納如下：(一)消滅軍國主義，(二)懲罰戰爭罪犯，(三)剷除「所有對於恢復和增進日本人民民主趨向的障礙」，(四)「言論、宗教和思想的自由，以及尊重基本的人權」。

消滅軍國主義的解釋軍隊的意義上來講，因為正式廢止了日本的徵兵制是已經開始了——因此使日本成爲世界上少數沒有徵兵制的國家之一。

第二步是戰後如果還有陸軍省或海軍省的部，對於這問題在日本政府中有無特權，例如在其管理國民政的範圍背後能夠直接接近天皇。

懲罰戰爭罪犯問題比較困難一點。因為戰爭罪犯的界線根本不很清楚，無論我們在這一方面處決的是誰，日本人民總會認爲我們對他待遇不公允。我們的軍政府自然不會容認與論對它的行爲的批評，或者對它所逮捕的人表示同情。

我們的佔領軍在日本參戰一天，日本的民主問題便有一天不得解決。與界說來講，佔領軍是極權性的，而且以其公法打爲法律。我們很難看出真正的民主可以在這種情形之下發展起來。

但是日本社會在若干重要方面都表示日本政府有一個比較大部分的亞洲更爲感受公共壓力的政府。在戰前各村落鎮的地方政府是真正代表性的。通常的手續是由一班男性的投票人選舉一些參議員和一個參議會，這些人於是又選舉市長。在許多大城市裏選舉市長與其說是根據政治上的原由毋寧說是根據早先的行政經驗。

在縣政府那一級中，也有一個選舉的議會，但在這裏執行均衡的情形，却不相同。縣知事，像在欧洲若干國家一樣是由中央政府任命的，他擁有強大立法制制權和否決權。

中央政府是極權和民主選舉機關的混合體。日本國會包括貴衆兩院，貴族院是指派的，衆議院是選舉的。

國會有着有限的立法和預算權，同時又是議員們以詢問「質問」方式對官僚政治政策提出批評的地方，通常政府代表必須予以答覆。

制定政策的內閣

日本政府中真正制定政策的單位是內閣，其中有首相一人由閣員推舉於天皇任命之，還有首相所選定的政府各部門——農林，陸軍，大藏省等等——首長的會議。內閣雖然是一個指派的機關，它對於各種社會壓力最爲敏感的。最好的證明是內閣人選和領導者在一九四一年以後已經變了三次。

日本內閣最不成民主當選爲若干日本作漸進批評的基礎海軍兩省大區在內閣中的特殊地位。內閣沒有他們便不能成立，他們如果不喜歡首相或首相所推派的其他閣員，那麼陸軍和海軍就可拒絕提出陸海軍兩省的人選，於是阻礙內閣的組織，直到有了他們所喜歡的另二人爲止。這兩位管理軍事的閣員對於天皇有特別接近的權利，其政治權力少等於甚至大於首相（雖然明治天皇曾經有過勅令說軍人是穩定不參預政治的）

軍事閣員這種特殊的地位在日本憲法中是沒有根據的，現在日本雖然打敗了仗，自不難將它取消掉。

日本失敗以後，軍事領袖們無難地要失掉權力的優勢。這將使文治派領袖比較一九四一年有行使更多的政治權力的機會，甚至可以增進議會的權力，甚至保留天皇處於民主的發展也不是不可克服的障礙。天皇雖然變成了一個國式主義的象徵，他的地位却可以演變成一個真正立憲政體的君主

。在一千九百三十幾年軍事勢力最興以前，日本的論者深覺美滿部之流認爲天皇是「國家的機關之一」。

如能能將該法規定得相宜地與國情地是一個選任官，那麼單就政治構構而言，便可替代議政體與立憲法。主要的民主因素是一個實官僚政治具有金錢上的控制權的選舉的立法機關。那麼在日本，增設議會中選舉的一院（衆議院）或者是選到更民主化的國本最重要的發展。

但是，我們必須時時記住無論日本將來有什麼政治構構演進出來，它的工作將會和傳統的日本政治情例相吻合——這種趨勢是使若干人員領導之責，是由集體討論與折衷而達到政策的決定，最後是認爲西方的情例「與日本性質不合宜。」

就因爲有一大批官領軍存在或者會使民主的發展比較緩慢。日本一方總歸於一個陸軍將官，人民和政府使一天不得對這最後的權力有任何批評，自由精神的生長便沒有什麼機會。例如，一個軍政府試圖能容許一個自由組織的勞工團體的罷工。只要日本的通訊工具一天在嚴格的軍事管制之下，波茨坦宣言中關於言論和思想的自由就會成爲具文。很奇怪地，我們軍事當局之容許人際批評它似乎還趕不上日本政府容許它在議會受人民代表的批評。

反之，我們如果真正願意消除民主的障礙，保障農夫勞工和商人有組織其本身事業的「基本人權」，如果我們真正允許言論和思想的自由，那麼日本在西歷一千九百三十幾年一度中斷的從封建制度轉爲代議政體的普遍的趨勢，在戰後期間沒有不能發展的理由。

日皇裕仁的可能繼承人——秩父宮

歐達 (James S. Oda) 作

譯自新共和雜誌

在戰敗的日本行將殆盡的人物當中，有一個最神祕的人物便是日皇裕仁之弟秩父宮親王。他經過兩年的「受禁軟禁」，今年五月間才被釋放，有許多人認爲他所以受禁軟禁，是因爲在裕仁面前力主不要和美國開戰，後來又主張日本的征服區應以馬來亞、荷屬東印度、菲律賓和緬甸爲限。但是另有一般人相信軟禁秩父宮的不是軍部而是皇室，其原因是秩父宮干預政治，而且和陸軍少壯派有密切關係。有人認爲他是裕仁的可能繼承人或者擔任皇太子的攝政，因此他的政治見解頗重要。他究竟是什麼一種人呢？

秩父宮向有自由主義者之稱，原因是他的行動不守常規，其一生中又有幾項轉學爲人所稱道。一九二五年他離開本國到牛津求學。爲雖然可以說是當時的潮流所趨——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三〇年之間正是日本到達自由主義高潮的時代——可是一個皇族親王離開本國，在英國寄寓兩年却是一項空前未有的事。一九二八年他又以一項不守常規的行動震動宮廷。他和一個「平民」結婚。他的妻子秩平節子，是當時日本駐美大使之女，在美國受教育。

裕仁因爲身居皇位，自然要裝出一點威嚴和凜然不可犯的樣子，秩父宮却没有這一套。他的舉動不拘形式，予人以極佳的印象。他的聲譽和以英皇的威爾士親王（即目前的溫莎公爵當時爲英國太子）差不多，兩人性格也有幾分相似之處。秩父宮喜歡和軍官們談天，甚至一兩喝過，一點也不爲忤，據說他而且不喜許多勳士。他時常獨自由府中散出外閒遊，或者和妻子一同出去。秩父在英國參加英王喬治六世加冕典禮並與道羅加拿大時，竟從火車上走下車，和到站隨仰率乘的車便月會攜手，使他的體面大受驚慌。

但是有人說他不是愛好和平的自由主義者，而是一夥死硬漢漢西軍人的精神領袖，具有極大野心。日本人的政治領袖都是在事後進行的，同時還有極嚴格的法律禁止發表關於皇室的某種消息，因此這種傳聞很難得到證實，不過我們從現有的事實中，也可以得到相當可貴的推論。

秩父宮在軍事上的經歷初看似乎正常，但是事實上他和其他皇族以及陸軍升級制度比較起來，其升級似乎甚慢。升級條例規定陸軍中尉至少服役兩年才能升級大尉，秩父宮却用了四年又十個月才升級大尉。大尉階級規定四年，他却花了五年又六個月。他的最後一次升級由大佐升為少將升得更快，花了五年又五個月，比通常多三年。況且日本也和其他國家一樣，採取戰時升級制度，規定的服役期只要平時的一半便夠了。

秩父宮升級升得這樣慢足見他不得軍部某一部分人士的信任，可是不信任他的究竟是誰，他所不信任又是什麼原因呢？要斷定這一點，讓我們先看一看秩父宮的軍事經歷以及當時的事實背景。

有一點很重要的事實是秩父宮在學分步兵第三聯隊服役時間最長，發動二二六事變（一九三六年二月廿六日）反抗天皇，應成近代日本內部最大變亂的也正是這個聯隊。雖然，第三聯隊叛亂時秩父已不在那裏，他已經在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調到日本北部的弘前去了。不過我們如果說他的調職和叛亂無關，那未免是忽略了當時的種種背景。秩父調職才十二日，軍務局長永田少將便在辦公室內為相澤中佐刺殺。永田為穩健派，屬於林銑十郎、寺內壽一所領導的一系。而相澤却屬於荒木貞夫、真崎甚三郎所領導的少壯派。

秩父預料這兩派即將發生衝突，所以才調到弘前去。等到二二六事變爆發時，秩父宮站在極端派這一面反對穩健派的立場更顯明顯。這一次叛亂殺了好幾個穩健派的高級政府官員如說相高橋是清、內大臣齋藤實、陸軍訓練總監渡邊中將等。渡邊是在不久之前繼少壯派首腦真崎為訓練總監。當時的日皇侍從武官長鈴木實太郎也受重傷。

二月二十八日即事變兩天之後，日本各地的報紙都以首頁刊載一項消息說，日皇接見秩父宮和荒木討論如何解決當前的嚴重情勢，秩父之與荒木這一事件更屬顯然。因為秩父是天皇胞弟，在政治上應該居於超然地位，現在居然出任調解人，尤其是和荒木一同入宮，的確不能不令人起疑。況且當時秩父只是駐在北部偏僻城市的一個大隊長，並不是軍事參議官，照理應該沒有資格參與重要軍事問題的討論。軍事參議官一定要中將以上才有資格，當時秩父只是一個少佐，甚至在今天也還是一個少將，無論如何，當時秩父實無返東京的必要。因此在觀察家看來，這項消息證實秩父是發動事變的荒木，真崎系精神上領袖。前阿根廷駐日本領事現已歸化美國的拉瓦爾說，秩父和荒木的關係不以追溯到一九三一年，荒木的佐賀系發動九一八事件的時候，當時秩父和樞密院的一派已擔任佐賀系的精神上領袖。

二二六事變時叛軍所散發的傳單更足以充分證明秩父和他們有關係。這些傳單促叛軍作戰到底，並且保證秩父和荒木決不會中途變卦。許多傳單上有秩父舊日所練的步兵第三聯隊軍官簽名。叛軍是否針對將裕仁廢置京都獨立秩父呢？這並不是完全屬於一種預測，因為當時一般人都相信日皇本人也被幽禁於宮內。如果秩父的確是荒木系的精神領袖，他以前的自由主義者聲名便掩不住了。所以觀察家認為秩父最近受軟禁是由於支持軍部而非由於反戰。

最後，自從九一八事件以來，日本國內有一項謠言甚囂塵上。九一八事件時担任外相力主對華採取和協政策的幣原喜重郎男爵在事件發生後突然辭職歸隱，這項謠言的目的便用以解釋這項事實。幣原突然不見於公共場合，但是他的逝世消息却始終沒有正式發表。因此謠傳秩父間接將幣原打傷。如果這是事實，幣原的退出政治舞台便不難得到解釋，因為皇室族行刺便等於被逐出政治圈外。

等到皇室宣佈日本的工作，聯軍都受審判的時候，秩父的政治陰謀也必將暴露。

從貴陽到漢口

美國新聞處記者賽爾思作

漢口——這一個長江流域的大城，舊日中國最大製造和運輸中心之一，經過日軍佔領的八個困苦年頭之後，目前正在從事更生的第一階段奮鬥。

它要恢復戰前的地位，還需要一段長期間的努力。大量重建工作必須完成，以彌補因轟炸而受的創痕，以及日本人所從事之廣泛有計劃掠奪。

我們美國新聞處的美籍職員二人，華籍職員三人，從貴陽出發，經歷九百哩左右的途程，於十月三日到達漢口。我們由這一段路程中可以看出中國在戰後期間有一項迫切工作，便是修復戰爭的瘡痕。

九月九日我們由貴陽開始東行，最初仍就在中國自由區旅行，這裏最重要的是供應和運輸，這就問題說在其次。當我們這一行包括卡車一輛、美軍指揮車二輛在貴東的崇山峻嶺中蜿蜒前進時，沿途所看見的都是運汽油到芷江去的卡車隊，以供給運載中國軍隊到收復區去的飛機。還有許多卡車載着滿車空桶返回貴陽，以便再運汽油到芷江去供應那裏的龐大需要。

運載汽油的都是載重兩噸半的大量美國卡車，每輛可載汽油一千加侖。開車的是中國司機，他們整天開着這些巨大笨重的卡車，在山間的陡坡上盤旋上下。公路險峻難行，道旁隨時可以看見失事車輛的殘骸，不過未能完成旅程的車輛比例尚小，絕大多數都能把汽油安然運到芷江。

芷江是一個工作冗忙的前方基地，白天不斷有飛機起飛，載運軍隊去收復南京上海等要城市。絡繹不斷的中國軍隊步行到飛機場，在那裏裝起營帳來等候乘飛機。機場在芷江縣城東面。城內離城約七哩之處，有一個巨大的美軍供應根據地。機場上所需要的物資都先運到這裏，然後再加以分配。

我們在芷江完成一切必要的準備，以應付最後而且預料中最艱難的一段旅程——經邵陽，衡陽，長沙到漢口。

我們在一個陰陽天氣由芷江出發，於傍晚時分趕到安江。第二天上午進入安江與漢口間旅程中最後的一個山嶺地區。我們的車輛爬上陡坡，轉過急彎，在極平滑的路面上前進。現在我們已經碰不着迎面開來的同盟國車輛了，所看見的都是和我們一樣，開到解放區去的。途中所遇到的只有一隊日本卡車，在中國軍隊監督下由日本司機駕駛，開到中國西部來供運輸上的急迫需要。這是我們所看見的第一批日本人，我們都以好奇的眼光向着他們望，他們對於我們以及我們的大卡車，也同樣目不轉睛地望著。

大破壞後的景象

我們在漢口才開始瞭解連年戰爭對於一個國家會有什麼影響。漢口是今年春天湘西大會戰中重要據點之一，在這次大會戰中，中國軍隊粉碎了日軍攻佔芷江進逼貴州的企圖。漢口城上的房屋差不多都是新的，因為舊的都在作戰中被摧毀了。重建工作進行極速，許多木匠和其他工人還在忙碌上樑造屋。

平滑的路面到漢口便突然告終。湖南的公路素來有名，由漢口到衡陽的路更在湖南省省公路中首屈一指。但是戰爭却不尊重公路。這一條公路上不僅打過仗，而且曾被有系統地破壞。橋樑已被

修路，路面常常被摧殘破壞。

不過這一段公路已在修補中。成年的中國工人在工作，幹着苦力，填平壕溝，然後再鋪路面，把橋樑修好。有時容易走，但是大部份的路面都鋪着碎石。

這一天我們曉得無法趕到衡陽，所以便在邵陽以東約廿二哩之地歇下。我們借宿的地方是一星期前才重新開放的天主教堂，其中的人員正在從事重建工作。這裏我們才第一次聽見關於日本人的生活習慣如何污穢的談話。教堂被洗劫一空，樓下層改作馬廄，上層住人，堂中的教士說，究竟是日本人懶些還是馬懶些，簡直很難斷定。

從邵陽到衡陽，路已經修理得相當好。我們在衡陽第一次看見一件高興的事，便是有許多日軍在街道清理瓦礫的工作。衡陽也大部被毀，不過重建工作也在逐漸進行，難民都由回鄉返城恢復正常生活。

這裏又是難民的世界！沿途公路上都是難民的行列，揹着他們僅餘的一點衣物返回家園。不過他們的心境已和過八個悲慘的年头完全不同，現在他們是充滿了希望，準備回家去創造新生命。

從衡陽起我們折向北行，稱湘江沿岸的公路往長沙。這一段公路上只做了些應急的修理工作，架起不穩固的臨時橋樑，有深澗的地方填上幾把稻草便算數。車輛開得很慢，有時一個鐘頭不能走上五六哩路。公路的情況不過是沿途曾有激戰的一項表徵而已。公路兩旁阡陌相接，以前是中國最豐富的稻米產地，現在已大部荒蕪，至少已有兩季沒有耕作了，田中野稻和雜草叢生。每一處鄉村差不多只剩下斷垣殘壁，很少有人居住的房屋，所看見的人民大體都是北行的難民。

由湘潭到長沙的最後一段路最屬艱劣。這裏的破壞最有系統最有效果，而且還沒有進行重建工作。沿路有許多很深的洞穴，我們的車輛到了這種場合，便只好開進去，在洞穴裏開行二十呎，然後再爬上另一段原有的路面。這一段公路大部份和粵漢鐵路平行。鐵路似乎還大體完好，公路都破不堪，因為在第十四航空隊轟炸之下，湘江有許多支流上，已經沒有一座橋樑存在了。

我們在傍晚時分抵長沙，在城外走了一段路之後，便明白這座城市為什麼為兵家所必爭了。這一度極為繁榮的城市當中，目前已沒有幾所建築物完好無損。一排排的房屋都成了廢墟。道旁有許多木屋，都是臨時造起來，供返城的人民居住的。有少數街道上，原來的磚石建築比較完整，居民也照常照常來往。不過就一般而論，長沙仍是一片殘破的城市，需要多年才能恢復。

我們在長沙借住於雅禮中學其建築物大部被毀。有名的湘雅醫院也僅餘廢殼。宿舍道比較未受損害，不過日本將所有傢具雜物都搬走了，房子裏面照例是污穢不堪，必須用化學藥品消毒才能再住。

乘的是所謂火車

由長沙到漢口乘的是所謂火車。火車頭是用日本卡車改造的，只能拖三輛載量不重的敞車。火車多半在晚間行走，因為日本人控制下的鐵路都很混亂，白天的時間都在調動車輛的工作中消耗完了，所以只好晚上開車。由長沙到漢口四百哩，行程最多應該只有二十小時，我們都走了五十一小時。乘敞車最感痛苦，因為一陣陣寒冷的秋風已經吹到洞庭湖來了。

每當火車開到一座橋上時，我們都提心吊膽的恐怕發生不幸。沿途原有的鐵橋都被炸毀，河上只有日本人所架的脆弱木橋，承不起多少重量，到岳陽之後，才有通常的火車，但是要把我們的敞車由平頂小敞車卸下來裝入普通車廂未免太費事，我們只好乘着原來的小火車繼續前進。

大約中午時到達武昌，首次可以窺見長江以及對面的大都市漢口。從武昌方面遠望，漢口似乎完整無損但是等到我們過了江，在近處看的時候，才發現景象完全不同。

漢口尤其江邊一帶，已經遭受猛烈轟炸。在日軍佔領期間留居市內的人民，還談到去年十二月

十八日的大轟炸，當時第十四航空隊派三大批轟炸機前來，江邊一帶火光燭天。漢口的毀壞性和長沙不同。長沙是受有系統破壞的，房屋整排被毀。漢口却只有零碎的地方被毀，住這一所房子毀了，隔壁的房子還在完整狀態。商業區和住宅區雖然沒有完全被毀，却還有許多重建工作需要做。目前市區已沒有自來水，電力也只晚間七時到九時半才有。在交通線恢復，能從一千公里之外運煤前來之前，電力決無法恢復全日供應。

由漢口到漢口沿線有一件事很明顯，便是經歷過作戰並受日軍佔領的區域都瘡痍滿目。戰爭先使它受創，日軍的佔領更加除了它的厄運。日軍把看得上眼的東西都搬走了。

但是中國以前也曾經受過戰爭的蹂躪，後來又恢復它的偉大。目前這一套程序又在重演。漢口的人口已逐日增加。每天有新的店舖開門，街上的人也愈來愈多。重建工作的第一要素是人——用人力來從事大量工作使中國恢復前觀。現在這一工作正在進行中。瓦礫正在清理運走。木匠和石匠在工作。由漢口到這裏，一路所見的都是這種景象。中國在重建中。

戰後德國巡禮

I. 紀特琴 (Lewis F. Gitler) 作

原載本年十月號讀者文摘

我在德國境內的美英佔領區漫遊了幾個月，訪問成千成萬的德國人，並將他們的行動和思想報告美陸軍當局。這並不是一樁十分愉快的工作。

目前德國所有的城市，看起來都差不多。每一個城市的中心區——即公共建築，旅館，娛樂場所和商店所在地——都有一塊圓形的瓦礫場，周圍是大體未毀的小工廠，郊外住宅區，以及高塔階級的華麗別墅。處身於這種「千篇一律」的環境中，你簡直很難曉得這是慕尼黑還是漢堡，是科隆還是紐倫堡。

這的確用不着去研究，到處的生活方式都是一樣的——糧食分配，日常習慣，自私和無情的心裡無不一致。多年來德國人用以支持納粹政權和希特勒戰爭的辛勤勞作和犧牲，已經完全絕跡。目前已沒有民族精神，社會精神；甚至連鄰里互助精神也消滅了。任何階層的德國人都沒有一個急於好義，挺身而出解決德國的現行問題。他們所做的一切便是用盡種種方法，將住宅修葺起來，並且盡量不會毀壞的食物，仍在地窖裏。

他們的態度都很可厭，在征服者的面前奴顏婢膝，如果他們能夠得到一筆獎金的話，也會惡毒地告發鄰人的隱私。他們在我們面前自稱憎恨希特勒，這也許是事實，但這並不是因為希特勒發動戰爭，而是因為他沒有戰勝。

如果德國人民願意的話，重建工作本已可以開始。可用的勞工很不少。大部份城市甚至在經過空襲疏散之後，也還有半數居民遺留；現在疏散的也陸續返回。美國軍政府所任命的市長和市參議會都有極大的權力，可以規定工資和物價，籌劃重建工作，分配勞工。

工資由市勞工局按照口糧分配的標準價格訂定，各城大致一律。修築公路的工人，最低每月工資為一百五十馬克（合美金十五元）。一個市長每月可得五百馬克（美金五十元），這差不多是政

高的新給了。

只有少數窮得無路可走的德國人才會自願從事重建工作，德國官吏也不願意強迫他們做這種艱苦的勞力工作，以免失去可能的政治擁護者。從事強迫工作的只有一些以清除瓦礫為罪的納粹黨人，以及在煤礦或馬場上工作為條件而給一份德國戰爭。

少數自願工作的工人都是鐵路工人，手藝工人，工匠，機械士和技術人員。他們所以從事工作大都由於下列兩項原因。第一、他們希望建立一種特權，藉以重新組織起前日的獨佔性工會或基爾特。第二、有涉種行業的工人，如木匠，裝飾管工人和洗衣匠等，生活都比以前過得好。他們的工資雖然經市政當局規定，但是你知道不曉得有價值的東西給他們的話，他們却不願意替你工作。大部份的城市居民都持觀望態度，整天從事黑市交易和偷竊的工作，這種技術，他們在戰時已經歷練得很純熟了。

貧苦的人們都住在似乎無法居住的地窖裏，或在城中心區瓦礫場上臨時補綴起來的破屋中。有些人住在近郊搭起簡陋的茅屋居住。窮得無路可走的人則住在木造的營房裏或防空室裏，舊日的炮台裏面也住着成千的難民。

在納粹統治下發了財的富家，目前仍在郊區擁有舒適的住宅。住去的空襲期間中，中產階級大都仍居城市，沒法修理起兩間房子來居住。

一個典型的中產階級

有一位約瑟夫柯爾曼，是以代表中產階級的「普通」德國人。他今年四十七歲，是科隆地方的一個工頭。身體健康，衣著亦頗整潔。會一雙在一家鋼廠要作一百五十個比利時籍和捷克籍工人的監工。現在他似乎因為空襲太多的原因而消瘦了些。

柯爾曼所過的那種生活，在德國人看來，或許是太可怕；但對他已經習慣成自然了。他的一舉一動，均受規則的束縛。他不得越出距城中心十里以外的範圍。倘若他出去探望朋友，那他必須在日落時鐘以前趕回家中，否則就得朋友陪他。他必須隨時帶備自己的身份證及「行動許可證」。不得進入一所普通住宅，亦不得駕車。因此！他已有一年多未曾看過電影，未曾聽過音樂演奏，未曾看過戲了。他與周圍世界的第一聯繫，就是那張由盟軍管制的週報，和無線電。無線電現成廣播俄國、英國及美國的節目；是的。但柯爾曼君仍不用他一件最好的外套去與人交換一架收音機。

在他那塵埃轟炸支離殘破的兩間宿舍裏面，火爐所發出的熱力極其微弱，因為他從定額分配所得到的煤炭是有限的，所以他不得不從附近的瓦礫堆中私自竊取些可以補充燃料的東西。電燈、煤氣、自來水、這些都是偶然而來，差不多被視為奢侈品。他與他的妻子兒女居住在這樣一間宿舍裏。

柯爾曼亦像他的鄰舍一樣，對於自己的遭遇憤恨不平，抱着一種憤慨，空幻，不勞而獲的想頭。他本人由於對德國的侵略其他國家作過實際貢獻而犯了罪，這一點他完全沒有想到。他一天到晚轉念頭的事，就是怎樣可以得到更多的食物和放在自己的地窖裏，並怎樣可以把貯煤倉裏的煤炭堆加高一些。對於這種事情，他是絕對無謀，而且是在不感覺厭倦的。他連聽一切以物易物，劫取人和非法買賣的談話。

大多數德國人都有很多現款——多數是戰時工資及極少支出之積累。城市居民多數由納粹政府發給五千至一萬五千馬克的房產保險單，賠償他們在轟炸中所受的損失。有許多年時間，他們不斷收到政府所發給的巨款和從軍服局發給的標印。還有，士兵們把許多戰利品寄回了家中。

例如：這個柯爾曼手中尚餘現金一萬五千馬克（照官價兌換率為一千五百美元）。他爲他住處的租金和他一家四口的定量分配食糧，每月祇需支出一百八十馬克（即十八美元）。在城中居住的德國人全都得到同樣的食糧分配——麵包、蘋果、馬鈴薯、合成油、合成蛋，必製餅乾的麵粉，及合成的「希特勒咖啡」，每星期一次的肉和黃油，甘藍菜、蘿蔔、青菜、白糖，偶然亦有少量的乳酪和果醬。

每一個德國人必須憑着自己的定量分配證祇向一個指定的雜貨商，農商，或麵包店購買食糧。此外還有藥房，銀行，及美容院，這些是唯營業的商業機關店舖。

紙馬克沒有人要

除了定量分配證購買食物以外，德國錢幣幾乎完全沒有價值。無論在職業黑市商人或暫時經營黑市的商人都拒收紙幣，他們祇收可用以與別人交換的貨物，兩傘及自來水筆一類的日用品，或真正咖啡及紙烟等奢侈品。很多德國人，願意作十二小時的工作，以換得一包紙烟。

那些擁有大量這種經久不壞的貨物及食物的人，是今日德國的眞正「富豪」。每一個德國人都有一些密藏着的東西，一個藏匿着他所最寶貴的東西渡過戰亂時期的地窖，或後院儲物室。他亦具備夠保全他個人所有的一大部份——衣服，日用品，無線電，腳踏車，電器，珠寶，玩具，各種工具——使他們不遭破壞。此所以大部分德國人民直到現在還是服裝整潔，而家庭間傢具亦相當齊備。

這種零敲風氣的開始，是在盟軍登陸諾曼第的時候。轟炸期間，房屋部分被炸的人家，所剩下的存糧和皮裘，均被劫掠一空，在最初幾日之間，德國人竟不顧危險地用火打劫貨棧，倉庫，及主人疏散到別處的別墅和住宅，我親眼看見加塞爾附近一座有五十個房間的近代化的旅館，在兩小時以內便被一大羣居民推着各種大小車輛，把裏面的物件洗劫一空。

這些搶劫財物的人現已成爲非專業的黑市經營者；他們全時間以物易物從不停頓。他們在本地各報紙上登出廣告，很狡猾地與美國士兵磋商條件，一個美國兵常常很願意用三盒紙烟來換取一個簡單的照相機。德國人能夠用這三盒紙烟去換得一瓶法國白蘭地酒，他再用這瓶白蘭地酒便能向任何農夫換得兩磅好肉吃。

今日法國克福地方「最富有的人」乃是一個線號，福萊達的黑市商。他家住在一座完全炸毀了的大廈背後，你要看他必得轉灣抹角地環繞那些瓦礫堆走，或從瓦礫堆上面走過去，走到盡處，忽有一座十分完整的小房子呈現在你眼前。那便是他的住屋。福萊達有四十來隻雞；全關在他院子裏的一個雞圈裏。還有一輛汽車暗藏在一堵木料和稻草製成的牆壁內。在停車房裏，他藏有腳踏車輪胎，窗戶玻璃，和小孩車輪。

福萊達經營黑市貿易，已有五年之久，他是一個機警多幹而貪婪無厭的天才黑市商。他的住屋內滿擺着時鐘，樂器，傢具，無線電收音機，衣箱，珠寶，和布匹等物，宛如一個當舖。

很謹慎地藏在他住屋的某一部分在住屋的下面亦說不定——有許多厚紙板包的美國紙烟，大批的咖啡粉，和很多支古力糖條。福萊達很知道會因爲擁有這許多美國軍用物品而受到嚴厲的處

罰，所以他老是不給別人看見那些東西。至於他是用甚麼方法得到這些東西的，那可是一個絕對的祕密。

他每天整天坐着腳踏車到城裏各處去，依次造訪他的經常顧客。他把每一個顧客想拿出來交換的物件，都記在一本「黑皮小冊」裏。他對錢幣完全不發生興趣，連外國錢幣他亦不願意接受，說「太危險」了。因為一切外國錢幣都已被軍政府收去了。

最有辦法的人

福萊達並不出全體德國人均不能避免的憤懣情緒說，「還有，我將永遠沒有機會出德國的國境，使用外國錢幣。外國錢幣祇能陪着我餓死」。

實在，福萊達是全德國最有辦法，最不會餓死的人。

戰前和戰時領導德國工商業的那些人——或說是德國的最重要人物——勢必有一個漫長的時期無事可作。這些就是沒有辦事處了的行政管理者，失去了工廠的實業家和工程師，失去了實驗室中的化學家，和不再有大學可教的教授們。有一些人，表面上的紀錄還算過得去，經被錄用作由政府雇用了。還有一些人，則正專心籌劃幾件可獲得盟軍當局核准的「安全的」非戰時工業。

這一班無事可作的「領袖階級」警告盟軍當局，告訴他們備有莫大的「混亂」可以因給自由與工人階級而發生，堅持民主是「不道德的」政制，「專斷的政府」乃是德國所必不可少的。他們一語驚天動地，雖然太過之詞，但一面亦不願指出希特勒制度的各好的方面。他們最希望看到的，是俄國與西方列強火併。

有很多受過黨訓練的德國青年，見到盟軍的兵力，非常震驚，所得印象非常深刻。他們中間很有一些人已經決定民主是比納粹制度之優秀的一種生活方式——因為「它專打勝仗」。

農村沒有挨炸

如果德國將來有一天能再度發動一次納粹的運動，那多數官廳將在農村區域。農場上和鄉村裏的德國人並未受過轟炸。他們對於戰爭的恐怖感見到了很小的一部分，他們還在過繁榮的日子，因為他們欺騙城市的居民已有許多年之久了。他們還沒有德國城市中人的那種戰敗的感覺，面容上看不出沮喪的表情。他們很不贊成德國投降，對於盟軍的占領德國深表憤慨。他們是很莽撞無禮的；占領軍當局問他們問題時，老是假裝無知和愚蠢。故意指錯路給我們走；常常把盟軍的文告撕毀。他們的波蘭籍和蘇丹籍雜現均已得到釋放，但他們仍然並不特別努力於生產食糧，來供應戰後的德國民衆。他們祇稱爲自己吃的食糧。對於別人的生死有無，一概不聞不問。

不管我們怎樣警告他們，仍有無計其數的德國人深信我們會帶許多食糧和別種東西到德國的各個城市中去。有一位女性學校教師對我坦白地說，「我們乾脆是一個美國殖民地了。我丈夫告訴我，你們沒有法子不養活我們，我們必然會有像美國一樣的那種繁榮」。

當代美國勞工組織

A 美國勞工聯盟

今日美國的勞工組織約開始於一八七九年，當時美國已恢復繁榮時代，各業工會也想設立一個有力的全國性組織。

當時幹練的勞工領袖如斯特萊塞和喇柏斯已將零散工會重新組織起來，為其他工會奠定楷模。他們採用英國的計劃，即全國工會對於各地方的工會有絕對控制權力，會員的會費也大見提高，以便建立一筆很大的福利和失業保險基金。

一八八一年有一部份勞工領袖召集了兩次會議，最後成立了職工會聯盟。他們的政綱中包括種種政治要求，如施行道德教育，取消阻礙工會活動的法律，制定移民法，施行保護關稅等。

當時美國有下列幾個全國性的工會：國際印刷工會（成立於一八五〇年）；製帽工會（一八五二）；煉鐵工會（一八五九）；火車機頭工會（一八六三）；雪茄工會（一八六四）；泥水工會（一八六五）；絲綢皮帽工會（一八六六）；鐵路司機工會（一八六八）；鑼桶工會（一八七〇），海綿印刷工人工會（一八七三）；鐵路火夫工會（一八七三）；馬蹄鐵工會（一八七四）；傢具工會（一八七三）；鋼鐵工會（一八七六）；石匠工會（一八七七）；湖上船員工會（一八七八）；棉織工會（一八七八）；新英格蘭靴鞋工會等。

職工會聯盟成立的最初幾年，並沒有什麼成績，一八八六年才召集一次大會，參加的只是聯盟的會員，還有其他許多勞工組織的代表。第二天所有與會的工會都合併為美國勞工聯盟。

勞工聯盟的基本單位是全國性或國際性的工會。不屬於任何全國性工會的地方性工會，只有在基本業不歸任何全國性工會管轄的情況下，才可以加入聯盟。領導雪茄工會的喇柏斯當選主席，其後一直到一九二四年他死為止，每年都當選連任。只有一年是例外。

參加聯盟的各工會，對於有關其本業的問題，有全部處理權——包括工資標準，和僱主談判以及在宣佈罷工在內，聯盟只處理影響到整個勞工的問題。

一 美國勞工聯盟的政策——喇柏斯

美國勞工聯盟的政策差不多在各方面都可以代表其領導者喇柏斯的見解。喇氏一八五〇年生於倫敦，一八六三年隨父母移居紐約。他白天製雪茄，晚間入紐約的夜學攻讀。

喇柏斯希望從資本主義的範圍內改善勞工的地位。他担任主席後的第一項工作不是攻擊經濟制度，而且徵收高額的會費，特聯盟建立強固的經濟基礎。一八九三年的恐慌中，他這項政策遭到首次試驗，結果竟在勞工史上，首次以會員的衆多和經濟力量的雄厚，渡過危機。喇柏斯並且竭力提出八小時工作制度以及集體談判契約的方法。

美國勞工聯盟在一八八六年初成立時，只有會員十五萬人，當時勞工武士團有七十萬人。一九〇四年聯盟有會員一百六十七萬人，勞工武士團實際上已不存在。

聯盟每年的大會通常都提出種種有利於勞工的特殊法律。其執行委員會必須發表這些建議，並且勸國會中的領袖人士提出必要的法案。

最初勞工聯盟多半在各州的議會中做政治工作，現在因為州際貿易增加，美國憲法關於州際貿易的規定，也得到比較寬泛的解釋，因此有組織的勞工所從事的政治工作，以在國會方面最顯有效。

二 勞工與輿論

十九世紀雖然有許多報紙的主筆——最著名的就是紐約論壇報的格里萊——竭力支持勞工的各項目標。仍是一個人對於勞工的活動；大多採一種懷疑態度。

據勞工統計專家估計，一九〇〇年以前，「可以組織起來」的工資階級加入工會的不過百分之三。五，這個微小的比例數確足以反映當時的時代精神。當時還是強烈的個人主義時代，而且任何人只要需要工作，總可以找到職位，只要有本領總可以得到成功。當時的英國正在推行種種偉大計劃，人們紛紛向西挪移，在天邊去找財源；昨天還是一個窮光蛋，也許今天便成功大工業資本家。

十九世紀前後二十年的鐵路業，煤礦，煉鋼業大能工當中，曾發生種種現象，例如煤礦中因為有一些不法之徒活動，致有多人死亡。

在罷工最盛的時候，勞工聯盟為了爭取輿論界的好感起見，決定少事活動，例如它對於一八九四年德魯塞所領導的著名的鐵路工人罷工，並未加以支持。

三 二十世紀的美國勞工聯盟

美國勞工聯盟的勢力日益發展，在多次罷工中，它的確獲得輿論的同情。一八九八年到一九〇四年之間，其會員人數由二十七萬八千人增加到一百六十七萬六千二百人，而且開始獲得各獨立性公團組織的協助。它和全國消費者聯合會（成立於一八九八年），全國童工委員會（一九〇四），美國勞工立法協會（一九〇六）都有密切的合作。

勞工聯盟甚至獲得全國市民聯盟的有力支持，這是一個強有力的僱主組織，但是却認為成立工會和集體談判契約等是一種健全的觀念。

美國參加第一次大戰時，勞工獲得相當信譽。政府設立了一個顧問委員會，擬訂關於勞工的一切政策，剛柏斯是七委員之一。勞工聯盟並且有代表參加緊急造艦委員會，燃料管理委員會，婦女委員會，糧食管理委員會和戰時工業委員會。

擔任美國礦工聯合會秘書家司庫凡十二年的葛林，於一九二四年當選美國勞工聯盟的主席，這一職位在一九四五年他擔任。聯盟除了主席之外，還有一個秘書家司庫和十五個副主席，共同組成執行委員會。聯盟每年開大會一次，所屬各工會按其總費會員的人數，以比例派代表出席。年會是聯盟的最高立法機關。

年會開過會之後，一切工作由執行委員會處理，每年約開會四次。聯盟有支薪的組織人員三百人左右，各區還有志願性的組織人員一千五百人。所屬各工會每月向聯盟繳納其所收會費的百分之十，各州的勞工聯盟和中央勞工團體每年向他繳費十元，有時因為緊急需要發動某種運動，還徵收特別費。

一九四五年一月一日的時候，美國勞工聯盟共有會員六百八十八萬七千人，所屬工會共一百二十六。

美國勞工聯盟已加入國際職工會聯盟。

B 鐵路兄弟會

美國的一切獨立性工會當中，四大鐵路兄弟會在數目上最佔重要地位。其他大工會有時加入美國勞工聯盟，後來又退出，但是四大鐵路兄弟會却從未與聯盟發生關係。

四大兄弟會的成立都比美國勞工聯盟為早，火車頭機工會成立於一八六三年，鐵路司機工會一八六八年，鐵路火夫機工會一八七三年，鐵路工役會一八八三年，它們所以不參加勞工聯盟是因為自覺力量已夠，用不着依賴他人。

四大兄弟會雖然成立於礦務工潮最厲害的期間，其在美國各工會當中却是最保守的。它們在成立的時候，便已比較注重互助保障和失業之補助金的問題，和普通的工會不大一樣。普通的保險公司對於避免險惡工作的工人，多不願意保單，因此這個工會便自辦保險公司，最後成爲規模極大的商業組織。

兄弟會現在英國各地自辦有合作銀行，還有康天儲以及其許多華美的感織。工人在最初的時候已經表明他們應以有效辦法儲蓄完全停頓，使君主遭受重大損失。不過現在四大工會已不大使用罷工的武器，三十多年來未有嚴重的罷工。它們的會員總數爲一百四十五萬人。

C 產業職工大會

一 退出美國勞工聯盟

在一八九〇年到一九三五年間領導大部份工會活動的美國勞工聯盟，其組織並非嚴格按照手藝組合的原則。例如它的性質附屬工會之中，曾有一個大工業性質的礦工聯合會，多年來是美國最大的一個工會。

一九三五年美國的勞工運動分裂爲兩大集團——美國勞工聯盟和產業職工大會。這並不是因爲雙方的見解有重大差別，而是因爲大規模的工業組織開始出現，有些附屬於美國勞工聯盟的工會希望在大工業部門自開路徑。

產業職工大會從美國勞工聯盟分離出來的時候，並沒有忽視美國的勞工傳統，因此兩個組織大致相似。產業職工大會也像美國勞工聯盟一樣，其所屬的工會有高度自主之權，只有在共同有關的問題上，才由產業職工大會出面處理。它參與政治問題的程度雖然高於美國勞工聯盟，其主要關切則是以締結談判契約的方式，爲會員爭取較高的工資，更有利的工作時間和工作環境。

產業職工大會最初叫做工業組織委員會，成立於一九三五年，其目的在促進大工業方面的組合。一九三五年十月間美國勞工聯盟舉行第五十五屆年會時，遭遇到幾項極棘手的問題，其中又以手續組合成大工業組合的問題爲爭執焦點。其近因是聯盟中的少數派提出關於大工業組合主義的一項報告，希望大會能予通過。報告中說，美國勞工聯盟的組織政策應該修改以適合當前的需要，尤其是大規模生產的工業，其工人實在不配做手藝組合的會員。

二 產業職工大會的政策——路易士

幾項少數派報告的是路易士，他特別指出組織煉鋼，汽車，水泥，橡皮和其他大量生產工業工人的重要。當大會否決這一報告時，路易士又聲明這一問題太重要了，不能以這種方式解決。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九日，美國勞工聯盟所屬的幾個工會成立一個特別組織，以發展大工業部門的組織。兩月廿二日，路易士辭去美國勞工聯盟的副主席一職。

接着工業組織委員會便開始組織起來，徵募一筆款項，以便繼續從事獨立活動，尤其是組織煉鋼工人爲然。它同時又協助汽車工人，無線電工人以及其他集團的組織工作。

一九三六年一月，美國勞工聯盟的執行委員羅賓遜項新運動，並要求工業組織委員會自行解散。勞工聯盟並且特別設立一個委員會，和大工業集團的領袖會商，設法求取妥協。雙方的裂痕益益加深，到了八月間，勞工聯盟的執行委員會將附屬和工業組織委員會的工會都停止會籍，等於開除了會員一百多萬人。執行委員會在一九三八年一月又開除了三個附屬和工業組織委員會的工會，同年四月開除六個，並命令各州和各地方的聯盟支部開除所有附屬和工業組織委員會的工會。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工業組織委員會在賓夕法尼亞州匹茲堡舉行章程大會，正式組成產業職工會。路易士經一致推選爲主席。產業職工大會不斷從事強有力的組織活動，尤其在汽車，紡織和煉鋼各部門爲然。

前美國礦工工會副主席康寧，於一九四〇年當選產業職工大會的主席。此外有副主席九人，由礦

行委員會選舉。担任副主席的人必須是一個國際工會的主席。其餘的職員是一個財務秘書和一個秘書。執行委員會有委員四十八人，由年會選舉。所有職員的任期都是一年。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間，產業職工大會的會員據說有五百九十三萬五千人。會中有四十一個全國性和國際性的工會以及組織委員會，二百九十二個地方性的工會。

二 政治行動委員會

產業職工大會的政治行動委員會成立於一九四二年七月，其目的是提議美國工人，使他們多注意到他們以公民和選舉人地位應負的責任。一九四二年的時候，會黨參加一九四〇年總統選舉的男女約二千八百萬人竟未參加該年的州選舉和市選舉。這一數目的等於全國選舉人總額百分之三十五。政治行動委員會相信放棄投票的大都是工人，因此便推助教育，鼓勵公民活動。

一九四四年民主黨舉行全國代表大會之前，政治行動委員會已發動一種全國性的運動，登記投票，鼓勵人民積極執行公民權。該委員會在決定美國各政黨候選人的初步競爭極為活躍。其計劃正式提交民主共和兩黨，所提出的論據是美國必須而且必能找出一項方式，利用其龐大資源，克服經濟和社會上的障礙。候選人不論黨籍如何，只要其所提出的政綱合乎政治行動委員會的目標和理想，該委員會都將加以支持。

政治行動委員會的教育計劃，是使工會會員和一般民衆隨時都曉得某一個國會議員對於影響大眾的內政外交提案，說的是什麼話，而且告訴民衆在何時何地寫信給官吏或去拜訪官吏，可以發生最大效果。該會竭力使使每一個有選舉權的人都能在推選候選人以及最後選舉中，登記參加投票。它已應建立一種種且性質的政治單位，在它指導之下，每一個有組織的小工廠本身便是一個推行政治教育和政治運動的單位。政治行動委員會利用家庭訪問，集會，廣播談話，文學等方式去推動工作，並且將其全部精力都放在「事」上面，而非放在「人」上面。其候選人有幾是工會會員，也有一部份不是。

D 礦工聯合會

美國的礦工聯合會有會員五萬八千人，主席路馬士，在一九四五年不屬於任何聯盟。它在一九三五年曾協力組織工業組織大會，但已在一九四二年退出。

四 地方工會怎樣工作

美國一般工會的地方組織都有一個城市或類似區域中的幾個或幾個以上的大小工廠組成。每一個工廠都有一個執事（或主席），或者有許多執事，聽一個首席執事的指揮。執事可以代表其本廠的工人和僱主磋商主要的例行談判。如果磋商訂合同或其他較重大的問題，則有當地工會一位比較高級的職員去幫他處理。

大部份地方工會都有以全部時間工作和支薪水的全職職員，其工作是調解紛除會員的困難，徵收會費，吸收新會員，發展會務。

地方工會的業務由一個執行委員會主持，其中大概包括主席，秘書，司庫等職員以及少數有地位的會員。執委會隨各地工會章程的不同，每年，每兩年或三年改選一次。就一般而論，所有繳費的會員都可以參加推選候選人，從事競選運動，討論候選人的主張。投票通常採秘密方式。

在比較進步的地方工會中，都有許多常設委員會從事教育，解除會員困難，徵集經費，會員福利，立法，社會活動等工作，在這次戰爭期間，更從事種種戰時活動為推銷戰債，輸血等等。

大部份地方工會都辦有出版物，各工廠也出版油印刊物，討論各項問題，並促起廠中會員或非會員的注意。

地方工會所收的會費自己保留大部份，其餘的轉給全國或國際性的工會，另有一部份撥交聯盟區分部及聯盟，其比例由雙方協商訂定。地方工會有時還和工廠僱主訂定合同，由廠方將工人應付的會費在發給工資時扣下來，交給工會。

論當代美國詩壇

——介紹新進詩人夏比洛及其創作

關於這個漫長的、被現階段的戰鬥時代，沒有別個表現比美國這一代詩人所給予它的表現更顯出其特色。現代的詩人已經為思想發展了一些新的方向，並為表現方式創造了一些新的途徑，致使那些舊詩名作和上次大戰中奉命詩人的作品，成為過時的東西。

在任何一個時代裏，詩人總是受攻擊的。這一時代的詩人則更甚於前代。今年春季出版的星期六文學評論所載名詩人，哈佛大學詩學教授利爾的一篇文章，即明白指出希利爾說：許多詩人祇能隨着詩壇的潮流而呻吟，以致「其智力退步到完全消失的地步。現代詩壇的大部分全像產生那些詩歌的現階段歷史同樣的難以了解。在文學史上，詩歌從來沒有這樣任憑詩人喜惡心情的處境。……這樣的詩人是不能長久存在的。他們所呈的混亂狀態乃是藝術腐爛和利己慾望的證據。」

在另一方面，亦有些很嘉許這一代詩人者，說他們是在負起詩人們一向在盡的責任，作時代的先知先覺。最近發行了一部蒐集完備的「二十世紀英美詩人作品選釋」的詩人索編輯，奧斯卡威廉斯，對現代詩歌曾作以下說法：

「詩人的詩歌，存留於世上的時間，一向是比較戰爭，將軍，政治家們的名字，更為長久。我們的戰時詩歌，概括言之，或者就是這一時代的比任何其他事物更為永久在留存世上的文獻。這是人類精神領域所必不可少的一本白皮書，這是關於人類個人狀態的一個陳述，亦是關於我們的憂苦，挫敗，和勝利的精實紀錄。」

要把那些現正炫耀美國文壇的詩人作一種切實評價，我們似應當等到戰爭的震盪完全過去，再這批較新進的詩歌作者，他們寫作的態度則不免受深刻的影響。在奧斯卡威廉斯的蒐羅完備的一戰時詩人」裏榜上有名的一百個詩人中，有五十八個是英國和美國的現役軍人。而其中尤為美國讀者大衆所認識的，乃是卡爾·夏比洛(Carl Sandburg)軍曹。他生於一九一三年，於一九四一年應徵入伍，翌年即出發赴太平洋。從那個以後，他就有兩原冊的詩歌先後行世。第二集題為「V字與件」，出版後，使他今年五月間榮獲普利茲文學獎金。此文屬稿時，他剛被派往後方回抵美國。威廉斯說，等他的先可在本月底出版他的另一本新的詩集。這本新的詩集名為「詩歌論」，原稿一部分，已在五個著名的雜誌上發表預料此集行世後，夏比洛將不啻一躍而為青年的詩壇盟主，且必被一致推為現代詩歌的代言人。

我們祇要一看威廉斯詩選中所載夏比洛所作的一簡短文，便可明瞭他對詩人與戰爭經驗關係的看法。他說，「我們用不到討論一個軍人的個人心理悲劇。我們要注意的，亦不是關於人類苦悶的日常語彙，或與和平時期的無謂比較；亦不是那應當使我們關心的未來種種。我們唯一要注意的，乃是這個參加戰爭者在精神上是否進步或退步，他對於美國，政府，宗教的認識，是否增加還是減少。」

夏比洛最近又試以散文寫出他個人對戰爭的態度，並寫了一些超過這種分析的意見出來。九月二十三日的紐約時報週刊，登載他的一篇文章，他在該文內描述甚麼是「今日日的標準混合詩歌」所以已與普通人們思想隔絕的原因，然後預備詩歌在將來會進展到一種甚麼情形。照夏比洛的看法，「詩歌所以與廣大同情的大衆相隔離，一個最大的原因乃是：由於一連串的历史過渡，詩人的審美觀念已成為道德的代替品和信條。今日日的藝術家不但是覺察信念之轉變的一個最靈敏的工具，而且是這種轉變的一個解釋者了。」

當美國一個最著名的週刊(一向是用大部份篇幅發表關於政治的文章的)居然擠出兩全面的地位來討論詩人的工作時，這是一個極全的表現，斷不是一些「難以索解」的批評所能夠打消的。夏比洛對讀者大衆申述意見，這還是初次；但詩歌正在獲得一種新的重要性。無論未來由原子時代車輪給予人類甚麼，各方面都有強有力的證據，顯出在未來，必然有嘗試覺得人類共同經驗之藝術合處境的詩人們。

造通信工程紀錄的

美國陸軍通信工程團

一條把印度與中國連接起來的電信線，乃是美國陸軍通信工程團最感動人的一樁成就。這條好幾千英里長的電信線翻越許多高山，通過無數叢林叢莽，把中國的貴陽、昆明、重慶與印度的加爾各答連接了起來。在印度的一端，再與印度政府的電信網接駁；於是昆明居然能與三千英里外，處於印度西岸的卡刺崙互通電話。

這條電信線和受它服務的那條通到中國的史迪威公路和那條汽油管一樣情形。當一九四三年初提出時，人們都認為不可能。但經過了兩年多一點時間，這「不可能」便已成為事實。該電信線之落成，適在印緬戰區統帥索爾登二級上將回華府就美國陸軍總參謀之前。

最近返美的印緬戰區通信團司令麥欽上校說，敷設這條電信線，乃是一種「通過無人曠野，山巒地帶，和許多大片叢林的浩大工程。」

中國人與印度人合作

這條長凡二千英里的電信線，從加爾各答伸展到緬甸的當多，然後縱貫中國大陸到重慶、昆明、貴陽。最好幾千個通信團及工程團團員樹立了六萬多根電杆，然後裝上二萬五千英里長的電線的結果。當他們在清除叢林中的障礙，敷設電線時，有印度的陸軍野戰工程兵隊和中國的陸軍通信團及工程團給予幫助。

麥欽上校對印度野戰工程兵隊的工作深表讚賞。該部隊當時一次出動三千個人幫助電線敷設工作。他對那些在作戰區域內冒險工作的中國陸軍通訊團及工程團，和那與他們合作的中國交通團團員，亦均表示敬佩。

敷設線路的工程，雖在極惡劣的天氣中亦保持通常的進度，雨季中，由於淤泥塞途卡車無法前進，使用大象和獨輪車搬運器材。電杆、橫桿和電線，這些不能算是所需器材的全部。還有交換器，電話機，小型膠電機等物，亦得穿過未經開闢的叢林，攀越絕無人跡的山地，被運到所需用的各地點。在可能時，則將各種器材用飛機空運到工程進行的區域。

在作戰區域裏，敷設線路的工程，常在很接近前綫的地方進行着。麥欽上校說，「我們的工作人員真是在日本鬼子的大砲射程之內。舉例來說，當臘戍陷落時，這條電線已達到臘戍城外兩英里的地方了。」

在步山的荒野地帶中保持一條長達二千哩（三千二百公里）的電線的完好狀態，是一種困難的工作。熱帶的傾盆大雨常使兩條連續接觸面發生額外電流，而且時時使電線生鏽腐蝕。鹿類的生長，亦是電線出毛病的一個主因。深草在沿線一切機器上裝置鐵絲網，俾不致受昆蟲、蜥蜴、鱉龜等物的損害。

有時候，象羣會忽然暴動，演成「自然破壞機器」的局面。麥欽上校說，它們會向着電線試衝，使電線纏繞在自己身上，然後又猛力脫身。在某地方發現有一隻人猿正在玩弄一架交換器上的插頭和細線。

目前加爾各答與當多之間，計有十條電線，五條電路。當多到中緬交界處有八條到十條電路；這些最後都從中緬邊界通到昆明。沿途裝置了很多架載波器，使我們能用一對電線同時傳送好幾個電報。僅用一個橫桿支持的電線分佈在整個主要傳送線路上。此外尚有分支線路，為沿途各地作短

距離的延遲影響。

通信團的職責

美國陸軍通信團在擔任戰況此類期間的口號是，「能電信通過去」。內線工程的完竣，可說是該團設計巧妙及堅忍努力的紀功碑。美國陸軍通信團成立於今年五月三日，已歷八十二個寒暑。現在團長是英格爾斯中將。該團的職責是繁重的。要供給整個陸軍機構所必需的通信器材，又要訓練能參加實地作戰的通信部隊。它亦管理陸軍部與所有各戰區陸軍司令部間的電信通信網（有線的和無線的）。負責訓練陸軍應相及放映活動電影的工作。它又不斷在電子學領域內作種種研究，並訓練新的通信電子力量的人才。

通信團所應用的通信制度，乃是世界上最普及的通信辦法。從傳音機起，直到海底電線止，凡是人們已經發明時，已在使用的通信方法，他們都因地制宜予以使用，華盛頓的美國陸軍通信團總司令部內有種種電報機多架，可與國內及海外各通信站互通消息。有時是電報，有時是手拍的電報，有時是無線電傳打字，有時是每一分鐘可打一百個字的無線電傳打字，有時是無線電傳真；它時時用這些方法與各戰區聯絡。

在戰場中，通信團人員是與敵軍爭奪上陣的人。一上陣後，他們就在一個個孤獨的裝甲手裡式的野戰電報機旁，使敵軍電線，使進攻部隊的機關部分與其司令部保持聯絡。及進攻部隊攻下並佔領了適宜的通信站時，那末，就在其所佔領的機關部分設立中心通訊站，以便居中指揮各進攻單位和裝甲單位作戰。在作戰期間，不須與戰場上各通信站互通消息，而且亦必需用無線電和各吉普車，坦克車，偵察車，戰鬥機，轟炸機，運輸機，航空跳傘部隊的飛機，甚至至遠在海底作巡邏工作的潛艇等，經常保持聯絡。有一種檢線的儀器，能夠測出一百英尺（三十公尺）距離以內的斷線。通信團經常使用這種儀器，每天檢查電線兩次。

通信團人員常與陸軍部隊同乘飛機出發，着陸後就儘速設置無線電通信站，美軍在法國強渡萊軍要河道時，通信團即乘第一批進攻渡船渡河，於對岸的炮火下設置了中心通信站。

對艱苦的工作勝任裕如

地形的艱苦無倫是怎樣困難，通信團人員均不得遲延敷設線路的工作。技術軍曹羅勃巴萊特曾述及他們在阿拉斯加島的基拜沼澤中敷設通信電線的經過說：「某次，我需用去兩星期的時間，而祇敷設了五英里地電線。弟兄們在那些黏滑的沼澤間，幾乎是每一步，都須自己披荆斬棘，在深可沒腰的汗泥中，緩緩前進。我們本來有敷設電線的機器，但無法使用它，因為我們的體力祇容許我們攜一些最需要的東西，而那種機器太重了。各組員敷線的小隊夜間並不同營睡覺，天黑時，他們在甚麼地點停止工作，就在甚麼地點睡覺。有些時候這種生活當然是非常艱苦的。」

另有一個浩大艱巨而打破歷來紀錄的工程，是在極寒冷的天氣下，沿阿拉斯加公路敷設了二千零六十英里（三千餘九十五公里）的電線。那兩條線路能夠同時傳送七個電話和十四個有線打字電報。在阿拉斯加的很多地方，通信團工程人員必須把一捲一捲的電線用飛機運送到那裏，從天空擲在冰山上。這是唯一可以運輸的辦法。由於每年冰凍解凍一次，所有的電線杆每次均被拔出六英寸至一呎之譜，因而倒地。這個困難，後來經採用以三個電杆埋在一起，成爲三角架的辦法，總算解決了。

爲了要使兩個被崎嶇地面所隔絕的單位中間處於最短期而互相通訊，通信團已經研習過一種特殊的敷設電線方法。就是攜着飛機以每小時一百二十五英里的速率飛來布線。

最新的消息是：陸軍通信團在作戰期間又完成了一件試驗，就是雷達的使用。通信團不論在甚麼困難情形下，都能設法「使電信通過去」，這是他們可以引爲光榮的一點。

善後救濟總署工作檢討

約翰·柯爾遜 (J. Colson) 作
詳自七月二十一日民族雜誌

在世界憲章簽字的歡快情緒裏，發生了一種令人不快而且關係實際問題的變調。那就是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署長李門氏的一片話。李氏原是州長，他為實際的國際合作問題申辯，說：國際間的切實合作並不是把世界憲章簽過字就算這一種合作，而是把吃的，穿的，和醫藥真正送給為戰爭而犧牲的人們那一種合作。

不到兩年前，在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所由成立的那個合約簽字的時候，人們也有過同樣的快樂情緒。那時各聯合國國家對於受戰禍蹂躪的國家應用合作方法予以最迅速的救濟。可是直到那些受戰禍蹂躪的國家已經光復之後，他們的人民依然受苦。饑，寒，困，厄，死亡，的報告，如雪片飛來。國際的合作還未曾給他們衣食，甚至所做到的還比不上德國人。今年多季，在歐洲的食物衣服和煤炭一定要特別缺乏其嚴重程度當為近幾十年來所未有。這是由於「聯總」(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的簡稱)對於它自身的職務準備不足呢，還是由於國際合作沒完全兌現呢？

同盟國政府組委員會

回想過去兩年。歐洲各同盟國的政府代表和美國政府的代表會組了一個委員會並且早在一九四三年九月裏把每一個同盟國家解放後最初六個月之內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食料原料和生活必需品計算出來。可是盟國的軍事當局擁有控制運輸和供應的大權始終不曾承認他們負有促成供應這種最低需要的責任。倒是他們把食品和供應民衆基本需要的其他輸入品的預算數字削減下去，削到僅足以防止生病和生變的長度。

甚至連防止疾病和不安的那一點供應量也沒達到。去年秋天，各盟國領袖決定在最後完全打倒德國時，各解放區的人民應立刻得到最大的救濟。因而就把大量的救濟品先撥給軍隊。至於分給民衆身上的不過是極少量，僅足維

持不發生變亂而已！假如歐洲戰爭的結束發生在這項決定的六十天以後，那麼這種抉擇還有道理；可是因為戰爭依然繼續不止，法國，比國，荷蘭，希臘以及其他各地的人民全在望梅止渴中絕了糧。

先用法國來舉例。法國解放後最初六個月軍事當局為民衆運進了二十六萬二千一百五十噸的食物，衣服，藥品和煤油。這個數量僅等於維持不發生疾病和變亂的最低估計數的五分之一。而且事實上的需要比估計的數字高得很多。可是當時竟沒有許多的船隻搬運那些供應品以應付軍民的需要。

盟國的廣播會應許過：所有得到解放之處馬上就可以得到救濟。堂堂的標題上所列的是「打倒了壓迫你們的敵人，你們就可以既得到自由又得到食物」這類話。用軍政府來管理並且由軍人代為分配衣食藥品那本不是這些已經長期受過苦的民衆們受着種種暗示的引領所期望得到的。但是「聯總」呢，在各國除了一些對於民衆的臨時救濟工作，以應「聯總」職務上的要求，而外，它必得隨處先等着軍事當局的笑臉再辦事。

解放區使「聯總」等待

解放區的當地政府也使得「聯總」遇事就要等待。法國，比國，荷蘭，挪威，宣稱不受「聯總」的援助。由四十四個合作國家組成的「聯總」其代表會議的第一項決定就是一任何國家非有求於聯總，聯總不予救助。

可是人民確已吃苦的國家，它們的政府為甚麼不來請救助呢？

第一、這些西歐的國家在外匯上都賺了錢是以用它們來購買他們的需要品，他們很得意揚揚地相信他們憑藉自身的能力可以應付他們本國人民自身的緊急需要。再說他們這些組成流亡政府的要人們也調如馬其頓或希臘等國降低了他們在國內的身份。

第二、「聯總」的議決辦法要求每一個請求救助的國家必先得先受一種「財富的查驗」——就是由那個申請國家把它本國的資源顯示給其他五國代表看，同時還要有一「貧困的宣言」表示它本國無法從外國的盈餘上求救助的出路。國家同私人是一樣的，一經需要調查財富，便不樂於請求救助了。

第三，這些國家的政府名稱怕「聯總」侵犯了他們統治權的尊嚴。舉例來說，當托元帥，有幾個月工夫拒絕接受「聯總」對於南斯拉夫的救助，就因為照著「聯總」的規定做起來必得先行派員到受助的國家監督救助品應已為最公平之分配，南斯拉夫，這樣做起來恐怕傷了本國國家的尊嚴。中國對於供應事項是一向希望最切切的。可是對於「聯總」何以必在中國境內設立專署又何以必須派有一「總辦」的中堅人員來到中國擔任救助品分配的報告任務，都曾提出疑問，照著新波蘭臨時政府的總理莫勞司基氏拒絕「聯總」代表入境，轉而接受蘇聯的幫助。

慈善事業的代表機關

所有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巴西等國的救護國民都把「聯總」看做一種替他們施行慈善事業的代辦機關。可是被解放國家的各國民眾不是這樣看法。他們認為他們既已抵抗暴敵並且把敵人趕走，他們得到友邦的援助是分外應得的。在聯合國家弟兄集議裏居於領導地位的那些國家要接受援助的話，他們更堅持著他們自己所提的若干條件。全世界裏既有希臘一個國家受聘最難，把責任歸到條件上。假使有一位胡佛先生在不附帶任何條件的機關裏辦理救護，他儘可以根據「一、不要接收救護費，二、原則來處理。這在李門州長便不然了，他是替許多國家合組的白蘭斯理救護，不但處處應該遵守那個機關的旨意，而且要貫徹成那樣守那個機關的旨意。話雖如此，雖然「聯總」已能取得各軍事當局之密切聯繫，而且也能受到各解放國家的歡迎，恐怕它依然不能滿足各受助國民眾的需要。因為「聯總」沒有方法把聯合國國家的財產變成食物、衣服、和藥品。美國約定向「聯總」捐助美金八千萬鎊英國會從迅速決定照撥撥款。美國約定捐「聯總」美金一十三萬五千元。現在已付過了八萬萬元。加拿大已捐出七千七百萬元。澳大利亞、巴西、冰島、墨西哥、新西蘭和其他國家都各照其應捐之份約定如數捐助，其中百分之九十是委任捐助領域內救護採辦救護實物的。雖然各國在立法方面與經濟方面與「聯總」的多調一致，可

是仍未能做到讓其食，塞得得其衣。救護是并非甚廉價的？還不是在蘇聯的哈爾濱卸下了多少麵粉和肉食，在比國京城，布魯塞爾或安特衛普交到了多少衣服，在希臘的雅典為那些打赤腳的民衆送到了多少鞋子，在芬蘭馬特海岸，存到了多少藥品。「聯總」固然有法子把從德國繳出來的各種糧食不幸失業的人民送回故里，可是要把它實運的任務達到就非有充分的救護品和運輸船隻不可。

實則現在，美國國內的食品產量不足以供應國內和歐陸軍的需要，也不足供給嚴格對口授糧的民衆。澳洲當地的出產不敷供應他們派到太平洋面上作戰的隊伍，不夠應付民衆日常需要，更不能為「聯總」借出一大批實物來辦理救護。即便是在巴西，加拿大，墨西哥這些國家，他們所產重要的食物糧食和其他用品也在他們本國的軍民交爭之下，斷不剩有甚麼餘裕的。

美國成為聯總物資的取給處

美國對於「聯總」在物資上的貢獻如果那些官方所說的國家比較起來並未多了許多。可是美國雖然成了「聯總」物資取給的惟一來源。不過直到今年到這個滿水油的大溝源頭格於明顯，當時有聯總特使助理貝爾納斯談話設立一個政府執行人員的委員會來攻慮糧食問題。在三月十三日美國參議院有三位議員起立要求那個委員會請禁出口美國食物，因為美國國內的食糧、牛奶，以及其他主要食品都感到缺乏。羅斯福總統當時馬上起來提出嚴厲並且希望為了國家對外體面而原故要實行把美國本國的食物帶來與外國分享。

這個希望直到目前仍未完全達到。美國約定向「聯總」捐助肉食在今年下半年應有兩萬萬磅，其中已有了辦法的才到一千四百萬磅。「聯總」要求捐助的乾魚、乳粉、乾製雞蛋，這些為了救護傷殘的和嬰兒的必需品，然後被毀。如果「聯總」在今年下半年必得設法滿足歐洲解放區各民衆最低需要的話，那麼美國本國人民在乾製牛奶、肉食、油、肥皂、牛奶乾酪、雞蛋人造奶油等品的消費量上必得自行大為縮減。這是為了防止希臘、南蘭、捷克、中國和波蘭等國家，民食的新絕必得付出的代價。美國人民自身的願望是否與這國際合作的試驗所要求的一致呢？

也許各聯合國家當初就沒曾想到他們的語言總會到物質上這樣重大的試驗。不過在那些

創設這種國際機構的經濟價值，是對於各國共同發展人類與經濟利益，而從各國共同發展中，所得到的經驗，對於他種國際組織前途所給的暗示，總算不是一種好的預兆吧。

第一先說「聯總」在波蘭的經驗。一九四四年九月，波蘭流亡政府從一九四三年以來討論的進行，阻於雷布林委員會用電報提出的求助的要求而中斷。「聯總」派了一批技術專家去波蘭調查實際需要，計畫推進。從那時起一直到三個月在雅羅達會議，把波蘭的流亡政府扶救的時候，「聯總」對於波蘭始終保持中立不倚的態度。「聯總」對於波蘭任何集團願意充分合作，祇要波蘭當局能得救濟品帶給波蘭的民衆。但是這宗救濟品必得經過波蘭的國境而且當時波蘭全境是在紅軍的控制之下。從一九四四年九月到一九四五年的二月，這四個月裏，恰好在雅羅達會議以前，蘇聯對於歷次請願的救濟物品能否從蘇聯境內通過一節不予答復。「聯總」派人員到波蘭從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到一九四五年七月才得發下。

「聯總」在南國的经验

南國是另一個例子。那裏的饑荒與災患都很嚴重，尤其是在連爾馬特海岸一帶。蘇聯代表從一九四四年七月以來曾極力催促「聯總」把當時已經解放的一個很小區域的救濟品運交蘇聯將軍。「聯總」當然同意照辦。英美聯軍的軍軍當局認為這樣分配救濟品在事實上不易做到，就不允把救濟品交付「聯總」。可是後來蘇聯當局向蘇聯將軍洽商究竟怎樣並且到何時可以由蘇聯軍部將救濟品帶給南國。蘇聯將軍顯然不喜歡英美的軍隊在南國境內分送救濟品；彼時南國是不用盟軍替他們打過關了。他問：「英美當局對於和他們立於聯盟地位的南國在交付救濟品上是否有充分的信任？毫無疑義他在想着英美聯軍是不是對於南國在信託的一鑰子與鑰刀」（按即蘇聯國徽）表演之下所得的印象以外再來一個對等的表演呢？

第三而且也是代價最高的一個例就是希臘。「聯總」的人員是隨着英美聯軍第一軍以軍事代理人的名義進入希臘。有兩位美國參議員一位是柏爾斯阿友阿州人，一位是羅納爾狄拉威爾州人，在希臘內戰過去之後不久就同往「中東」參觀並且利用機會估計此行的價值。他們各自向他們參院的同僚們報告，都認為英國軍事當局「運用救濟團體的方式有些不妥，因為他們就用英國軍人組成代表團加入那個救濟團體。」簡略的說來，英國把「聯總」似乎當做了他們軍隊的慈善事業代理人了。

在希臘發生內戰的時候曾盡了他們最大的力量

時政府的擁護者手裏。在執行任務時「聯總」的職員七人被槍斃一個人被殺害。在我們巴爾幹的朋友們的眼裏「聯總」簡直失掉了國際性所表示的不偏不黨意味。

聯總的工作人員

應付這些複雜的問題：國家的騷擾，軍隊的爭衡，國際合作應許的不能充分兌現，再加上國際的政治背景，「聯總」備用了一些對於工作非常忠心的，對於節外生枝的這些問題毫無處理經驗的人員。「聯總」集中了分錄於三十種國籍以上的三千人。他們分駐在倫敦，巴黎，開羅，雅典，羅馬，倍爾哥雷德，阿狄司阿巴巴，丹內羅，西德尼和重慶，還有在華盛頓。在十八個月內，「聯總」必得把這個五光十色的團體動員起來，冶成一爐，使它成爲一個有效率的單位，並且在實行工作時給以隨機應變的方法。「聯總」有這麼多待辦的事並不足奇。

「聯總」的效用不獨已受到極嚴厲的批評。貴族院的爵士司特拉博基稱呼「聯總」(C. H. S. T.) 爲「無準備」爵士畢傑亦陸克氏的每日快報稱之爲「頭重，筋漲的官僚管理」。美國報紙形容它爲「組織薄弱，審慎過度化，集權過重，缺乏靈性的並且合族想像的領袖人物與機動的一個團體」。我是最近才加入這個組織的，所以對於這些批評不能從客觀方面估定其價值。可是以一年的短促時間能建立起這樣一個團體來，總算有很高的效率。這部機器還不免有亂札的雜音，可是現在情況比它六個月以前的情況，好得多了。我們要給他們機會，李門州長和他的同僚們一定很能做出一番事業來，把它的失敗歸咎於組織薄弱，就是忽視了它初期經驗好給我們的那些寶貴教訓。

「聯總」的存在等於所有聯合國家普遍意志的反映，就是要用合作的力量造成世界來日的安定。可是「聯總」的經驗告訴我們，我們使合作的功效增高，它所需要的還不祇於是人們對於它所存的善意。

雖說它的失敗一部份由於重要救濟品難於生產和過分稀少以及運輸工具的缺乏，也由於許多國家對於影響他們本國的既定政策和經濟利益的事不願意和「聯總」協調，也可以說是由於他們不肯約束官際化的行動就是往想利用他們國家所當守的國際合作政策。如果能利用聯總學來的教訓去下去，那麼，藉着各國在救濟事業，金融業務，農業，民航和維持秩序上合作合作以增進世界安全的希望更容易達到一點。就目前的情況講「聯總」的經驗給我們們的暗示，儘量使舊金山會議前途的希望不致不著光明。